



馬 亭 篇

無名英雄傳

椰風出版社印行

• 長篇小說 •

無名英雄傳

馬 寧

椰風出版發行
文化供應社總經售

1943

無名英雄傳

一九四三年九月出版

無名英雄傳

著者 馬

桂林郵箱三一八號

發行者 椰風出版社

桂林芙蓉路八號

桂林郵箱三一八號

總經理 文化供應社

桂林桂西路三十五號

實價國幣

外埠酌加郵運費

有著作權★翻印必究

前記

從敵人的鐵蹄下回到祖國，爲時不及一年半，帶着心臟疾患，絞着疲勞的腦筋，終於又完成了第三部作品，這是在當前的物質條件的惡劣生活之下，精神上的一個愉快的收穫。保衛祖國的健兒在敵敵後浴血抗戰，爲着東方的自由而出國作戰的部隊，正在熱帶區域揮汗抗日，我終於忍耐不住，眼在心頭的火焰，闊別了十二年的祖國文壇上，我又勇敢地投進了一朵新的火花，不管這火花是否有點照明的力量，但撫心自問，我總算沒有浪費了我的時間，這是很足以自慰的。

十二年以前我的第七部長篇小說「新戀」出版以後，就離開了祖國的文壇，寂然無聲了。在這期間，我在殖民地的南洋，和爲着爭取東方弱小民族之自由解放的印度人馬來人爪哇人做朋友，我在殖民地的血泊中生長了像有着印度人的血統似的那樣的鬍鬚，而覺醒的中華民族之鬥爭，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展開，使我的熱血沸騰到頂點，我投進了抗日部隊，走遍華南五省，而終於在華中戰區住了更多的時間。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我才回到南洋去。在祖國的前線工作了將近三年的時光，在這期間，我日夜與戰士們相處，因而發掘了很多寶貴的材料。中日戰爭歷就是一部偉大的題材，願不足爲奇。

但我所發現的是愚昧無知的同胞怎樣地成功爲一個祖國的戰士，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壯大的節目。

本書的主角大刀會，真實的姓名我沒有知道，名冊上是大刀會，大家叫他也是大刀會。我很喜歡他，因爲他不論站在什麼場合上，他總是很特色的。「我是大刀會裏來的。」他口頭上總沒有掉過這句話。他開頭無論如何不肯學習，恨死了書本。我給戰士們上課，只他逃之夭夭，和他細談，他就是媽媽和小鬼，就是神符。「我們大刀會的符是平安符，給身體一份兒，就是日本鬼子的六龜也要打歪的！」他就是這一套。

他做過我的三天馬伕。有一回，驢子不過橋，大刀會就狠力地打牠，打得牠天翻地覆，但是驢子還是不過橋。大刀會儘管擊出生平最惡意的咒罵來加在牠的背上，驢子還是不理睬他，無論如何牠不肯過橋。那時，我就說：

「大刀會同志，你不能罵驢子的，你打牠也沒有用；因爲牠沒有智識，牠不會同你講道理的！大刀會心裏很不服氣，因爲對他原就不能講道理的，他從來不愛聽道理。他堅持自己的觀點。但是那天晚上我發給他二角錢零用，他卻拏去買豆子喂驢子了。不論做什麼工作，大刀會總是很負責的。他只是不肯學習。」

然而，在煤爐裏，生鐵終究是要不存在的。大刀會終於成爲一個模範的戰士。

『無名英雄傳』也不全是大刀會個人的事，而且也並非全是真實，譬如大刀會看的原是一隻瘦色的驢子，我一下筆卻成爲『黑驢子』了。這種故意的錯誤是不能不承認的。

這部『無名英雄傳』的故事並沒有完結，這只是開始。因爲什麼，因爲抗日建國的戰爭還沒有完結，更壯大更美麗的畫面還在後頭。實在的，大刀會的故事我還要寫下去的，但是什麼時候完成它卻不敢說。那麼，這就是目前我所完成的工作的全部。你們在這本書中已經看見了愚昧無知的大刀會。怎樣屈服了自己，這已經是個重要的收穫。以後的故事是要用更多的血和淚來寫的。說不定大刀會將來自己要成爲一個作家，說不定他將來要親自動筆，那時說不定我只配做他的馬伕。人是不可以預料的。是爲記。

一二	驢子和黑鬍鬚的故事.....	一〇八——一一四頁
一三	舊時代快要完結了.....	一一五——一三〇頁
一四	好傢伙.....	一三一——一三九頁
一五	冬風裏過春天的生活.....	一四〇——一四八頁
一六	關於換大江和日本同志的故事.....	一四九——一六〇頁
一七	打完了仗，我要你嫁給我.....	一六一——一七四頁
一八	出鬼了.....	一七五——一八三頁
一九	七十三變的人.....	一八四——一九四頁
二〇	活報.....	一九五——二〇九頁

目次

我是來打仗的

離開了開遍紅色杜鵑花的叢山不遠，越過田野，有個小村莊，這小村莊位在一處突出平地大約兩米的山崗上。住宅區旁邊就是剛長了新葉的叢林，幾枝綠竹單獨地長在一起，綠得油油地發光。一隻冠頂紅紅的白色的大公鷄正跳到一枝彎竹的枝上，鼓翅高叫着，而那善良的母鷄則攜帶着出窩不久的幼雞，來到竹根底下，「咯咯」地教訓着她的幼兒們找尋食物。

在這小山崗的右邊，有一個死水池塘，池塘邊是一個小廟宇。這時，小廟宇的門正開着，不見了神像，但見一幅巨大的宣傳畫，上面繪着兇惡的日本強盜用刺刀舉起一個嬰兒。在這幅畫下面，那小小的廳裏，有幾個武裝的青年埋着頭，靠着神案工作着。幾根亮油油的「三八」式日本步槍掛在牆壁上。它們是從日本兵手裏得來的勝利品。在這裏只有那筆尖和紙面接吻的聲音，在空氣裏波動着：

這時，有一位矮個子，搖頭擺手地走來，他停腳在死水池塘邊，歪着頭注視着小廟宇裏面。不一刻，他就走向廟門口去，但是，他走上了台階又退了下來，站在那裏不動。在廳裏辦公的青年們沒有一個爲他抬起頭來，矮個子把一隻手摸着額角，歪着頭注視着那些工作着的青年們。他從他們那久久

不上油的頭髮直看到那壁上的槍，於是瞳孔不動了，直呆呆地飽看一頓。他決心再試一次看，於是大胆地登上台階，把頭探進門內，看看。工作着的青年們還是不注意他，讓他站在那裏。他只好把那些槍多看一回，於是瞳孔又不動了，他又好好地飽看一頓。

一位青年偶然地從紙面上斜邊眼來看這位矮個子的面貌，即刻引起他的興味，他就換過一張白紙，給他一個速寫：首先是那兩個特異的眼睛只須兩筆的工夫，就畫得非常之相像了，這兩個眼睛是眼梢斜上，眉毛彎曲，黑得就像灰。真是公豬一樣的眼睛啦。鼻翼又粗又圓，兩個鼻孔幾乎長到鼻翼上面來。一張嘴真是又粗又大，就大得面部下面只看見那張嘴。下巴幾乎沒有，下唇和下巴幾乎擠在一塊。有兩個月不曾剪頭髮吧，也許是半年沒有洗過頭吧，那頭髮上面有那麼多的白頭灰。他的一隻手擱在胸脯上，另一隻手正抓着自己的耳朵，耳朵像兩張打開的門。他的手指頭是短短的，滿是胼胝，就像松樹皮。那位青年嘆了一口氣，就站起來離開了桌子，那矮個子這才慌了，連忙倒退一步，退得太快，一脚落了空，於是仆倒在台階上面了。這才大家留意起他來了。便一齊放下工作，擠到門口來。其中一位問道：

——敵人叫你來看我們，要回去報告的嗎？

那個矮個子連忙爬起身來，把他的赤腳在台階上頓一頓，拍拍掌上的泥灰，哈哈地笑着，竟是一

句話也不說。

——他真像一個傻瓜呢！

——他真像一個傻瓜啦！

於是那矮個子的笑聲停止了，把兩隻腳站穩，兩手擡着腰，就像準備着迎擊似的。

——你要打架嗎？

——我是來打仗的！

終於那矮個子回嘴了。

——你要來打仗的嗎？你並不是偵探吧；你是鄉下佬吧？

——我要打仗的。我會打仗的。鄉裏沒有人打得過我，比我高的我就從他跨下擠過去，死命地把他腳抱倒；比我矮的，我就抓倒他，騎在他的背上，打着他的屁股，就像打鑼鼓似的。他不敢騎，

我是不會放走一個的。鄉下佬也知道要打仗的。我聽宣傳過了。到我們那裏宣傳過的同志們曾對我們談過許多話，他們到過我的家裏，媽媽錯認他們是城裏來的警察呢。因為爸爸死了欠了一筆債，人家問媽媽要，媽媽自家都沒有得吃就賴了賬，於是他們就要告到城裏老爺去。媽媽錯認爲是老爺派了警察來抓人了。媽媽年紀大了，眼睛都花了哩……

「喂，你要對我們演說嗎？說得還大半天。索性就請你真頭坐吧！」

於是他們讓他坐在椅子上。矮個子又滿高興地說下去了：

——日本鬼子來了就要搶。人們都說的。豬呀雞呀都要沒有剩下的了。媽媽只養着一隻小豬，別的什麼也沒有了。媽媽害怕日本鬼子來，媽媽說小豬又不聽話，就沒有地方好藏了，於是豬就沒有剩下。沒有了豬我們就沒有別的東西了。媽媽一想起日本鬼子要來，又就哭了。我就決心要來打仗了。我們的豬不能讓日本鬼子要去殺了的，那會害媽媽的心碎了。媽媽的心碎了，媽媽就活不成了。我就決心要來打仗了。橫豎家裏沒得好吃的，我樣樣都做不通。我加入過大刀會，我還會畫符哩。我們的符是很靈的。

——哈哈！演說家！我們的張天師！你的本事真是了不起！

矮個子顧不得人家嘲笑，他的心裏念頭多得很，要說的話真不知有多少，簡直沒有頭緒。他就亂說着。然而，他的眼睛又注意到牆壁上了，他對着那張宣傳畫叫道：

——我認得的——雖然我不會畫畫——但我也會畫符的。我們大刀會裏的人只要會畫符。我知道這畫的是日本鬼子，我一覷就認出的。要是他們到了我的家裏，我們是沒有小娃娃的，我們只有那一隻小豬，他們就對準小豬刺過去，也就這樣舉着——你們應該照樣多畫一張這樣刺刀舉着小豬的。有

的入讓沒有小娃娃，但小癩是到處有的。不該說及在七歲或八歲時，就該有這小癩。它一定不會錯吧？因為大公雞也是到處都有的。靈瑞真想他癩癩了癩癩。刺刀舉着大公雞的

矮個子的話錄又給這些話引起了，他又搶着叫道：

——要是日本鬼子把大公雞都送了終，我是不反對的，我真的他媽的恨着大公雞。我在竹匠店裏做過小徒弟，那位老板娘沒有老板好，她養着兩隻大公雞，她就把雞房設在我們睡覺的窗口，他媽的，我就是睡在那窗邊的。天沒有亮，牠就要「喔喔」地叫了，牠要叫到你耳朵發癢，心裏發熱，頭上長刺，床上起火。大公雞叫還不要緊，怪的就是他媽的那隻會說話的老母雞，牠就在他的房裏擡着床板兒，大叫道：「你們懶虫呀！你們這些賤骨頭呀！大公雞都醒了！你們這般貪睡的死豬呀，還不起來燒火煮飯做工！」真的，大公雞就只和我們作對！大公雞是該死的漢奸。我就只恨着大公雞。我的媽媽知道我討厭大公雞，她就沒有養着大公雞。大公雞是漢奸，沒有好心腸。人家整夜做工做得累死了，床才睡得熱着，腰骨才有點暖，這時牠就「喔喔」地叫，牠要叫到你耳朵發癢，心裏發熱，頭上長刺，床上起火……

——停着吧！——其中一位青年叫道。——往下的讓我來說。——怪的就是他媽的那隻會說話的老

母雞，她就在她的房裏捶着床板兒，大叫道：「你們懶虫呀！你們這些賤骨頭呀！大公雞都醒了！」——這沒有記錯的吧？——他說完就哈哈地笑起來，引得那矮個子也快樂得哈哈地笑了。於是大家一齊都哈哈地笑起來了。

矮個子心緒亂得很，他又看住牆壁上的槍了。那些槍亮油油的在兜脩說話，他就站起來，揹着那把槍，叫道：

「我是來打仗的。我要有自己的一枝槍。我會打得好仗的。打完仗我就回家裏看媽媽去。媽媽可憐的，媽媽只有一隻小豬做伴。」

一個勤務員從大門口探進頭來問道：「一個瘦瘦一截的，他要回屋去其果實麼，心裏發熱，頭上冒汗，中飯幾個人，有客人嗎？」他看見了那個矮個子，就轉了話機：「對的，來了兩個老百姓吧？」

「自己人照舊，沒有出差的，多添一個客飯。」

那勤務員仔細地把矮個子端詳了一回，在一張紙裏用鉛筆做了記號，轉身就走。矮個子看了他走去，很高興地叫道：

「我料到你們這裏有小個子的，他不是也只有十幾歲的吧？他當得兵，我自然也當得兵的。我

加入過大刀會，我還會畫符的。我們的符是平安符，貼身帶一份兒，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的。本來頭兒不肯教我畫符的，我就擎着他媽的那枝比山還重的毛筆，就照着他畫的描了幾天，描得指頭出汗，描得天黑地暗，我把描好的符擎給頭兒看，我說：「你不教我，別人就教我了！」頭兒就不相信。我就取出他畫的符對着我描的符給他看，他竟分不出那張是他自己畫的了！哈哈！

——從此，我們都不怕日本強盜的子彈打過來了，好寶貝！你的本事比我們的軍長還能幹！我們的軍長去德國埋頭研究了十幾年的軍事智識，可是他卻保不得他的部下不犧牲。好吧！我們請你吃過中飯就送你去政治部吧，我們這裏是政治部管的。我們這裏是宣傳部。

——我將來可以見軍長嗎？我要見他的。我要畫符送給他。我們大刀會還帶咒語的，打仗的時候念着這咒語，就準準打勝仗。可惜我的記性不好，我纔念不全的。但符我總學會了。我把這本事帶來了。我是來打仗的。我是決心來打仗的。我會畫符的，在大刀會裏會畫符的人是頂了不起的。

二 特長 · 會畫符

矮個子給送到政治部的總務處去了。總務處長是江西老表，一見了矮個子就喜歡他的一雙手，把他的手拉過來，教他坐在用肥皂箱做的椅子上。

——你這是一雙好手。你幹過好多事情的吧，吃過很多的苦吧？

不知何時，總務處就擠得人兒瀰瀰了。廚房裏的，馬房裏的，所有的小總務員都聞風而來了。大家都圍着矮個子，只是看住他的一副怪相。但並沒有說他壞話的。

而矮個子呢，興奮得說不出話兒，差些什麼都忘了。好在總務處長沒有忘記他，他擎了一張表，對着矮個子說道：

——你進過學沒有？你可以填表嗎？

矮個子聽了這話，簡直頭都昏了。終於他壯着胆叫道：

——我們是做粗的，筆桿兒不是我們用的；但我加入過大刀會，我學會了畫符；我單會畫符。我們的符是平安符，貼身帶一份兒，就是日本鬼子的大砲也要打歪的……

呵哈哈！

所有在場的小勤務員們都笑起來了。

——你們且不笑他。——總務處長叫道。——誰來替他填表？

一位小勤務員從人堆裏擠了出來，他叫道：

——我來替他。從前人家替我記；現在我替人家記。——於是低轉向矮個子道。——你的姓名

呢？是本地人嗎？

矮個子的眼睛變成黑色一片了，他看見了的都是黑色的一片。那個小勤務員突然就像一座山，緊緊地壓在他的頭上。

——喂！你沒有姓名的嗎？你為什麼一句話不說呢？

——他這是顯昏了，他忘記了哩！

——他說會畫符的，他有迷信觀念哩！

——他一定可以參加演劇小組的，俱樂部裏的小公演準要他加入。

——我料定他一上台，人客就笑倒的！

總務處長這就光火了。他叫道：

「散開！你們都回去工作！」

於是大家戀戀不捨地散開，只剩下那位要替他填表的小勤務員還睜大眼睛釘住着矮個子。矮個子這才有點清醒了：

——我加入過大刀會，我會畫符的！

——我問你的姓名哩！——那小勤務員提醒道。

——我說過我加入過大刀會的，我是來打仗的，你記着吧：我還會畫符的。

——他口聲聲大刀會。——總務處長插嘴道。——他就叫「大刀會」吧。這個名兒也很好。我們這裏並不一定要他媽的甚麼姓名，就叫他大刀會好了。

小勤務員就抓着筆，在紙上的姓名格內寫下了矮個子的姓名：「大刀會」。

矮個子於是叫道：

——他媽的，鄉裏人總是隨他高興怎麼叫就怎麼叫，我的名兒是不定的。在這裏我應當叫什麼名呢？

——你叫大刀會。——小勤務員叫道。——給你寫下了，你的姓名是大刀會，你沒有反對的意見吧？大刀會這個名兒還很漂亮的，要是我沒有名字，我也要叫大刀會的，從前方來的報紙，就也常有